小說獎 第二名

兒時的夢魘

傅毓秀



我發誓，我再也不和小柱子、小牛他們玩了，每回輸、每回都要賴，我劃著臉說：「羞、羞、羞，縮頭烏龜不認賬。」

他們反倒理直氣壯的罵：「啐、啐、啐，掃帚星的兒子，沒爹教。」

「誰，你說誰，你沒瞧見我爹在大廳內，同老李談正事。」我一面吼著，一面猛然地推小柱子一把，小柱子踉蹌了幾步，坐倒在地上，傻楞著眼，莫名其妙的哭了起來，小牛拉起小柱子往外跑，還一邊道：「我要回去跟我娘說，你等著瞧。」

活該！誰叫他們每次都罵娘是掃帚星，也咒我沒爹，可是，待會陳大嬸來找我算賬，那該怎麼好呢？陳大嬸是這胡同裏，出了名的長舌婦呢！小牛就仗著他娘那付悍模樣，學了一張嘴皮子亂罵人，老早就想揍揍他了。

一踏進房門檻，看見娘正在做針黹，我輕步細聲說：「娘，小柱子他們又罵人了。」

娘停了手上的針線，幽幽地嘆口氣：「娘全聽見啦！小牛隨口說說，你別跟他們生悶氣，嗯？」

我用力的點點頭，賴在娘身旁不走，我最喜歡娘身上那股淡淡的桂花香，有次我藏朵桂花在衣袋裡，娘笑著說：「害不害臊啊，這女孩家的玩意兒呢！」

娘笑起來的模樣，好好看喲，一對眼睛烏黑黑地瞇著，臉頰上深深的酒窩，盪呀盪的，我知道，娘是村裡長得挺標緻的美人兒，可是陳大嬸總喜歡嗤著鼻，說娘是「紅顏薄命」，眞怪呵！

一大早，娘才替我梳洗完畢，爹半帶命令地提醒我：「記得去給你大伯母請安。」

坦白講，我頂討厭去大伯母那兒，偏偏爹吩咐，每天

早上要給大伯母問安的，想躲也躲不掉。

才走到後院，便聽到大伯母對奕新堂哥說：「奕新，不是娘愛說你，前些天才給你一筆錢的，現在又嚷沒錢啦，你是怎麼用的啊？」

「娘，最近和朋友合夥做生意，總得先下點本呀，將來賺了錢，我一定連同利息，送還給娘，到時娘可不愁下輩子吃喝啦！」

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這回年收不好，而你叔叔偏偏認定咱們母子會一輩子沒出息似的，講到宇衡，娘就一肚子氣，整天板著一張臉，見了你，就大吼小叫，根本沒有叔姪的情份在，更甭提，會把我這個大嫂放在眼裏。哎，都怪你爹去世得早，前年那場瘟疫，就挑中你爹一個人，什麼也沒交代，留下咱們母子倆，勢單力孤的，眞個是，人倒楣的時候，連喝白開水也嗆著了，唉！」

「娘，您又扯到那去啦！」

站在門外好一陣子，我可不是有意偷聽大伯母發牢騷的，現在房內總算歇了嘴。

「大伯母，我是奕桓，來給您請安的。」

大伯母衝著我的第一句話，便是：「喲，虧你爹還記得我呢！趕明兒，我也得叫奕新學著點。」

我實在不喜歡大伯母，活生生的一張臉，講起話來，却皮動肉不顫，像漿糊漿過似的。一旁的奕新堂哥，嘴上叨根洋煙，咿咿呀呀的哼著歌，兩手插在衣袋內，上身像鬆了線的木偶靠在椅背上，兩雙脚却像中了邪似的，抖個不停，兩隻眼睛半瞇著，這會正斜著頭，從眼縫裡，上上下下地打量我，我又沒犯錯，幹麼那樣盯著我！

才踏出門檻，只聽到大伯母說：「半路殺出的兎崽子，想分杯羹啊，門都沒有，哼！」

我不懂，什麼事惹得大伯母整天翻著臉，多累人啊！

× × × ×

晌午一過，娘就叫我回房打個盹，其實我並不想睡嘛，躺在床上，翻來覆去，就是不知道該怎麼個躺法才舒服。只覺得胸前微微發癢，伸手往衣服內一抓，喔，是娘送我的白雞玉珮，這是去年的事了，那天娘望著玉珮出神，我好奇地湊起瞧一瞧，問：「這是什麼東西啊？」

「記得好小好小的時候，就要離開你外婆了，她老人家送給我的玉珮，因爲娘肖雞，所以這玉珮，打造成公雞的模樣，你瞧，是不是很漂亮？」

誰說不呢，後院的大公雞都沒它俊哪，娘看我頂喜愛的，便戴在我頸子上，我高興得亂叫亂跳，娘小心翼翼幫我把玉珮放入衣服內，囑咐我不要隨便張揚，我樂得滿口答應，只是我很納悶，娘爲什麼在小小年紀，就要離開外婆呢？

「奕新，站住！」爹的吼聲，從前院傳來。

「都快二十歲的人了，也沒想要歇歇腿，靜靜心來唸些書，整天游手好閒，你羞不羞啊！我聽老李說，你最近常去賭場？常逛花街？沒有最好，否則我會剁斷你的雙手、雙脚，哼！」

爹又在教訓奕新堂哥了，爹生氣起來的樣子，好嚇人喔，別瞧堂哥平時吊兒郎當的，見了爹，連氣都不敢吭呢！

× × × ×

這些天，村子爲了慶祝媽祖娘娘生日，在大廟口請人來耍皮影戲，娘吩咐老李帶我去，可是，開戲的鑼鼓聲已經響了，還沒瞧見老李的人影，眞急死人了，陳大叔提著凳子朝大廟的方向走，我倒可以跟在後頭，只要趕回來吃晚飯就行了。

戲台前已經圍滿了人，我只得踮著脚，伸長頸子，站在較遠的石椅上，今天演的是西遊記裏齊天大聖大鬧蟠桃盛會，皮影子在簾幕上移來移去，眞想到後台瞧個究竟。咦——我發現在人群中有位大叔，明明戲台在前，他却老往後張望，不對吔，是朝我上衣直瞪眼，哎呀，昨兒晚上，把娘送的玉珮拿出來玩玩，忘了放進衣服內，當我把玉珮塞進後，再抬頭，那位大叔已經不再那裏，我四下找找，那位大叔有意無意的往後退，這會才能仔細瞧他，滿頰的落腮鬍，一對眼睛充滿著血絲，像極了胡同裏那隻野母狗，剛生下狗娃娃時的眼神，好凶狠哪！

娘曾跟我說過，有些鬍匪專門誘綁小孩子，放在簍籃中，挑到很遠很遠的地方賣掉，想到這，不禁打著哆嗦，我惶恐地望著那位大叔，他又往後挪了一大段距離，我嚇著僵在原地，不行，我得躲開他，趁他東張西望的當兒，我溜下石椅，死命地跑，我知道鬍匪追上來了，却不敢回頭，我轉個彎，躲進橫胡同裏，只聽到自己碰碰的心跳聲，全身僵硬地貼靠在牆壁，接著僻僻啪啪的脚步跑過去，我咬緊嘴唇，衝出橫胡同，鬍匪又跟上來了，我可以感覺到越來越近的喘息聲！

「碰」的一聲，我撞開家門，趕緊栓上門，還來不及喘氣，便往門縫裏窺看那鬍匪，他在大門口轉了幾圈，便悻悻地走了。

拖著沈重的身子，突然覺得好累好累喔，嘴唇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滴血的，我現在只想找娘，娘呢？

一看到娘，眼眶不自覺得滿著淚，我說不出話，只抽抽噎噎地哭著，娘抱起我，笑著說：「長得快連娘都抱不動了，還像小姑娘似的，羞不羞哪！是不是小牛又罵人了？哎，你們打架了？唇上正滴著血！」

我只是一勁地搖頭，實在不願想到那鬍匪的惡模樣，娘一面替我拭唇，一面轉身跟爹說：「宇衡，奕桓也該入小學了，讓他去縣城讀點書，免得左右鄰居的閒話，繞著

他轉，孩子是無辜的。」

「文嬋，那些雜七雜八的閒言閒語，別放在心上，我會留意今年入秋小學考試的公告，奕桓眞該唸書了。」

我哭了一陣子很累了，閉上眼睛偎在娘的懷裡，模模糊糊中睡着了。

× × × ×

大清早，我陪著老李在前院剪枝，老李說，從爹小時候起，這房子裏裏外外都是他打點的，算來也有五十多年了，好長的時間哪！

大廳傳來大伯母的么喝：「你憑什麼打奕新？把他打得渾身是傷，你高興啦！最好把他打死，免得多個人分家產，是不是？不要以爲我不知道你在想什麼，呸！我是不會讓你得逞的。」

接著，是爹的聲音：「大嫂，你不要扭曲事實，奕新賭博是害了他自己，更何況賭輸五百塊現大洋，居然吭也不吭一聲，就到賬房偷拿錢，這像什麼話！」

「喲，偷拿！這是我們奕新該分得的產業，他花用還得求你施捨啊！老早，我就叫你分家、分家，你堅持不要分的，怎麼！現在奕新花錢，你心疼啦！」

「大嫂，你要講理，大哥在世，也是執意不分家的，你不要無理取鬧。」

「講理！你不是吼奕新，就是拿家法打他，你什麼時候講理了？不要以爲你哥死了，我們沒依靠，就欺負我們母子倆，你作夢！嫌我們奕新賭博不好，哼，總比一個歌妓強吧！」

「啪」的一聲，爹一巴掌拍在桌面上，大廳內一下子靜了下來，爹一個字一個字地說：「過些天，我把賬結算一下，我們就分家。」

老李搖著頭，直歎氣說：「造孽，造孽喲！」

× × × ×

這兩天，家裡平靜多了，爹準備到雲南一帶收賬，計算來回路程，也得花上半個多月，娘在房裡幫爹整理行李。

「文嬋，我去去就回來，只消兩個禮拜，這一趟把賬款算清楚，也好了結一樁心事，免得大嫂講話，我已經吩咐老李照應一下。」

「家裏不用掛心，倒是你，出門在外，自己得小心著。」

爹臨走前，把堂哥訓了一頓，堂哥直楞著眼，不出聲，我知道他心裡氣爹氣得很，在大門口送爹一走，堂哥便低聲罵：「他媽的，咱們可走著瞧。」

大伯母瞧見娘剛哭過的樣子，便嗤著鼻道：「送葬啊？沈家好好的，也被你哭出事來。」

我不高興大伯母惡狠狠同娘說話的樣子，鼓著嘴瞪著大伯母。

「喲，奕桓要狠啊！在沈家，還沒你說話的份呢！」

娘賠個禮，帶我回房去，我不服氣，大伯母爲什麼打開始就不喜歡我們？

× × × ×

爹出門沒幾天，老李就跑來跟娘哭訴，「我對不起沈二爺，他吩咐我把賬房看好，可是，奕新少爺，他不是趁我不在時拿走，就是當著我，用硬搶的，我這把六十多歲的老骨頭，那守得住啊，沈二爺回來，我可怎麼向他交代喲！」

堂哥好壞喔，他怎麼可以傷老李的心呢，爹回來，不狠狠罰他一頓才怪呢！

入夜，四周變得好靜好靜，娘在房裡教我數字，爹說過，入學考試要會數數兒，才能讀小學。

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……二十八，二十九，咦，前院有聲音，娘去瞧瞧，你待在房裡練習寫。」

我會數到一百，還會背百家姓呢，都是爹平日教我的，爹囑咐我，不可學堂哥，要做個好孩子，替沈家爭光。

前院有人談話，是娘的聲音，「萬大爺，我們之間已經沒有瓜隔，請你別再來打攪我了。」

「什麼話嘛，那天，在大廟口認出你的白玉珮，我跟著小毛頭，好不容易才找到這兒，今天有空來拜訪，別那麼不近人情啊！」

「萬大爺，請你出去。」

「文嬋，我們也好久沒敘敘了，二十多年前，你爹把你賣到我們『春花閣』，我什麼時候虧待過你啦，你能在『春花閣』裏響叮噹，我也有一份苦勞啊！」

「萬大爺，請你別再講下去了。」

「這又不是什麼見不得人的事了，大夥都曉得的，當時要不是我急需一筆錢，我還眞捨不得李爺把你贖走呢！李爺也眞沒福份，你嫁過去還沒滿一年，他就病死啦，說來也難爲你了，一個婦道人家又懷著身孕，我是想幫忙善後的，可是，泥菩薩過江，自身難保喔，我那時欠了一屁股的債啊！之後，就沒你的消息了，沒想到，在沈家當少奶奶啊。」

「萬大爺，你今天來，到底有什麼事，你明說好了！」

「哈，哈，哈，文嬋呀，你倒挺了解我的，好吧，我可直話直說了，最近我在賭場撈了一筆，準備東山再起，重整春花閣，趁如今你風韻猶存，想請你出場，我保證，你還可以轟動整個縣城，不用待在這小村……」

「啪」，一巴掌打在萬大爺臉上，娘氣得說不出話來，萬大爺狠狠地啐了一口水，一步一步走向娘，眼睛露出閃閃的凶光，猛然抓起娘的手腕，「你不要敬酒不吃，吃

罰酒，沈家房產已落在我手上，到時，你無家可歸，再來求我。」

「放開我娘，放開我娘。」我倏然從藏身的石柱後，衝向萬大爺，抱著他的腿，我不知那來的膽子，使勁地往萬大爺腿上咬著不放，只覺得牙齒都發麻了，萬大爺疼得劈一掌，再拽開我，我搖搖晃晃地倒退好幾步。

萬大爺一手撫摸著傷口，一手指著娘，「好，我會讓你看到，你兒子咬我的後果，哼！」

娘過來摟著我，嗚咽地想說話，我搖搖頭，一切都不用解釋了，我已經明白大伯母爲什麼總是惡言惡語地對待我們，我也知道小牛、小柱子爲什麼要說我沒爹教，多可笑呵，居然只有我一個人被蒙在鼓裏，而讓娘一個人受委屈，我圍抱著娘，突然覺得自己在瞬間長大了，牽著娘起身，只覺得頭重腳輕，眼前黑鴉鴉一片，而後就不醒人事了。

× × × ×

一大早，便覺得頭脹脹的，全身提不起勁，娘不在房裏，我得請老李帮忙到藥店去抓藥，經過大伯母房間，聽到堂哥啞著聲說：「娘，我怎麼辦，我只是想教訓他，讓他嘗嘗厲害，沒想到他是鬧眞的，爲了防衛，竟失手……，娘，您救救我，救救我啊。」

「你這回可闖禍了，有人瞧見嗎？」

「沒有，喔不，我找了一個帮手，是小朱，他嚇跑了，我當時也楞住了。」

「唉，這可棘手了！」

堂哥一定賭輸了，這會又吵著要錢。咦，老李怎麼也不在呢？都到那裏去啦。

大廳傳來低低的哭泣，是老李的聲音，我快步跑去，只見娘扒在白布覆蓋的物體上，我突然害怕走進去，我怕那是——

娘抬起蒼白的臉，呆滯的眼神令我發寒，「你爹在村外，遇上土匪，被謀財害命了。」

我不信，我不信，我拼命地搖爹，搖、搖、搖，直到我累了，這才發覺，我跟爹距離好遠好遠啊！

鄰居陸陸續續來上香，他們像是來湊熱鬧的，三三倆倆在一旁嘰嘰喳喳。

「現在時局不安定，加上青黃不接的節令，土匪可猖獗著呢！出門在外，可得防著點喲。」

「命薄喲，當不了幾年的少奶奶，又守寡了。」

「我說尅夫嘛，上回是李爺，這回是沈二爺，哎！」

「一個歌妓出身的，能有什麼好下場，人呀，總得清清白白，免得折壽了。」

我不要聽，我再也不要聽到了，求求你們別說了，求求你們啊！

× × × ×

堂哥變乖了，每天到爹靈柩前燒香，一祭拜就是一上午，連膝蓋都跪腫了，有一回，我聽到他默默的唸著：「叔叔，我來懺悔的，我知道我錯了，求您原諒我。」

該來的事總躲不掉的，縣保帶著人，來捉拿堂哥，說堂哥殺了人，堂哥沒有掙扎，大伯母跪著求情，娘只是一昧地搖頭，爹，您會料到沈家有如此下場嗎？

問題出在堂哥好賭，趁爹出遠門，便毫無掛慮，整天耽迷在賭場，把家裡的現金全賠上了，最後只得拿出房契做抵押，沒料到一夜之間全輸給萬大爺，堂哥一時心急，便威脅萬大爺交回房契，在爭爭奪奪之間，便殺了人。

× × × ×

我們決定離開村子，離開我生長的地方，我不願想起胡同裏的種種，甚至希望能在記憶中了無痕跡，我恨這裏的一切，所有的一切，因爲它帶給我的只是無邊的惆悵和無涯的淒涼。

隨著搖晃的馬車，我們將走上更遙遠、更無際的路途。

自我介紹　　技　二　傅毓秀

生於癸卯年10.月5.日，長於南台灣，福建省上杭縣人。

偏好各項球類運動。

得獎感言

得獎是件樂事。

掏腰包請客，則是另一回事囉！

我並不絕對為了說故事而寫故事，只希望藉故事的方式，來表達我對人生的看法及感受。